

诗歌

石油组诗

吴朝标

野水

它把天空分解成一块一块
每一块都不相同
野鸭悠闲地在水面巡游
低处的瞳孔里
石油人脚掌贴着脚掌赶路
芦苇踩着芦苇的根

如果是碎在天地间的镜子
那么上面的高度
和下面的深度是相等的
无非是真实与虚幻在对峙
石油原本一直藏在地下
而此刻,又好像悬在天上

抽油机

每一座抽油机
都是这辽阔的荒野中
一匹奔跑的马
在孤东油田
马首默契指向东方
那里有大海
以及清晨升起的太阳

芦苇驮着风也驮着荒野的速度
红衣骑士从不骑马
他们只在马匹夹缝中穿行
像游走的红叶

钻井架

举得再高一些
就摸到了天空
扎得再深一点
钻头就挺进了侏罗纪
探索地心的潜伏者
见惯了我们不曾见过的景象
并享受其中,乐此不疲

与岩石摩擦
或与石油遇见
是钻井人的一生
看啊,那脸庞早就生满岩石的纹路
而每一次新的突破
他们心中就有一条黑色的河

海堤

是大海堆出的围栏
也是黄河分出的警哨
海堤在大海与黄河的交汇处
像几根灰色的肋骨
护卫着大片荒野
和日夜不休的心跳

海堤内外
钻塔竖起脊梁
地下管网如血管
一些血液从大海走来
走进荒野深处
石油与石油交融着
蓝色与黄色也交融着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南干线之歌

黄祥略

从托举太阳的东海逶迤而来
你一头枕着大海的万顷碧波
一头挑着沂蒙的连绵群山
钢铁铸就你的灵魂
巨龙的身姿
抚摸每一片热土
从下桥到泉林
再到泗水河畔
铸就几千年文化底色的这片土地
此刻正在惊醒
你们,还有我们
除了奉献汗水、青春
还能做些什么

坡口、弯道、余高、对口间隙
预热温度、穿越、泥水平衡
彩虹映照下的钢铁让人目眩
阳光有金色的脚
挽着你挽着我
此刻
烟花飞溅,和着阳光
在这沂蒙大地上
中原的儿女
铸就下南干线腾飞的巨龙身姿

注释:南干线指山东管网南干线天然气管道工程。
(作者来自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那些年,经历过的通信变迁

黄予剑

夜幕下,路灯映照,树影婆娑。一对恋人拉长的身影,填补着光影之间的空隙。

“路灯下的两个影子,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也是我的……”新入职的大学毕业生小姜用手机拍照留念,留下了光影勾勒的浪漫画面,第一时间在微信朋友圈里官宣了爱情。

作为单位同事,刷到信息的那一刻,我不禁感慨年轻人对爱的表达,是如此大胆、直白。被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深刻影响的年轻人,会如何理解我所经历的那些看似久远的、由通信变迁串联起的记忆?

一

1997年的春天,刚参加工作的我第一次离开家,从江汉油田出发,到山西参与陕京管线的施工任务。

生活驻地的对面,是连绵起伏的莽莽群山,山间错落着大小不一的窑洞,远处残破的烽火台,仿佛无声述说着历史的沧桑。我们租住在山上的老家乡。当地人的生活还不富裕,我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更是难上加难。

项目部的本部设在山下一个粮站里,距山上十几公里。粮站有一部座机,如果晚上有车去本部办事,大家就会挤在东风卡车上,顶着寒风,一路吃着灰,只为给家里打一个长途电话,报个平安。

每到那个时候,小小的电话室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时队伍能排到屋外。寒风中的等待既漫长又乏味,难免有性急的人跺着脚抱怨行进速度缓慢,也有人随声附和着。

然而,每一个好不容易拿起电话的人,又怎愿轻易挂掉呢?曾经看到有的工友激动地拨通电话,却被告知要找的人不在,无奈中极不情愿地放下电话,掩不住一脸的失望和懊恼。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名女工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可能孩子刚刚在做作业,她一番叮嘱后孩子忽然问起一道数学题,远在异地的妈妈怎能拒绝孩子小小的要求呢?于是这次电话连线变成了一节辅导课。

那名女工一边努力集中注意力给孩子讲解着,一边充满歉意地不住回头看身后等待的人群。那一刻,特别的氛围感染着现场等待的人,没有惯常的催促声,大家都向她投去理解和善意的目光。

站在寒风里,我的内心却涌动着股股暖流。女工挂了电话后始终低着头,经过我身边时,一转一闪间,我分明看到她眼角的晶莹……

2001年初,手机忽如一夜春风吹进了大街小巷。刚刚领了结婚证的我,为了方便与爱人联系,咬牙买了一部手机。而后跟随施工队伍,来到了风沙漫天的陕北黄土高原。

到了驻地,我兴冲冲地拿出手机,却见屏幕上信号处一片空白。原来,坪北油区正处于建设之初,通信发射塔很少,我们住的位置偏偏处在盲区。我欲哭无泪,难道花了那么多钱就买了一个闹钟?

这时候,有老员工指引我们这些新手机一族,说往山顶上爬,那里能接收到微弱的信号,运气好的时候,信号还有好几格呢!

如同黑暗中寻到光亮,当晚我们就踏着厚重的积雪上山了。费好大劲爬上山顶,寒风凛冽中喘着粗气,我迫不及待掏出手机,对着远处山头方向不停地拨号,仿佛在祈祷星辰之外的好运气。

黑夜里,绿色的手机屏幕分外醒目。一阵漫长的重复操作后,视线里一格信号跃入眼帘,如同看到奇迹般,我激动不已,却保持着姿势不敢动,小心侧身把耳朵贴近听筒。那一刻空气也仿佛凝固,几声等待的嘟声长得令人窒息,终于听到爱人熟悉的声音,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牙齿在打战,手已僵硬得没了知觉。

这以后,晚上爬山成了每日必修课。那时每月的手机话费高到入不敷出,不由感叹,和爱人聊天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三

2014年,我作为一名新闻记者第一次到新疆采访,目的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的顺南区块。三四月份正是多风沙的季节,沙尘暴经常刮得天昏地暗。钻工刘宝华说,每天抖抖被褥和身上的衣服,地板上就是一层沙,为这,大伙儿吃饭速度明显加快。“吃慢点,就是沙拌饭了”。

在世界第二大沙漠的腹地,手机如果没有信号,只能当闹钟用。刘宝华那年刚谈了女朋友。他记得刚来井场的时候,拿着手机花了一个多小时,走遍了井场四周的沙丘,半丝信号都没有找到。后来,队里专门在门岗处安装了一部卫星电话,成了他每天光顾的地方。每天交接班的时候,那里总是排起长队。

在队长彪彪的电脑上,我发现屏保是一张居室的照片。交谈中得知,去年家里把老房子重新装修了一下,他工作忙没能赶回去帮忙,里里外外全靠妻子一个人张罗,完工的时候,妻子拍了张照片发给他。“想家的时候,可以看看家里的样子”。

时光飞逝,又一个十年快过去了。现如今,大家不仅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基地也通了无线网,思念家人的时候,发一条微信语音,接通视频电话就能和家人面对面交流。

通信更便捷了,条件改善了。时代在变,石油人为国找油找气的信念没有变,对家人的思念没有变,爱岗敬业的初心也没有变。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石化漫忆

向阳而生

王晓静

1966年春天,河南洛宁大山里一户普通农家的炕上添了个又瘦又小的女婴,哭声羸弱得像病猫的叫声。父亲怕养不活,看看刚升起来的日头,叹口气说,就叫向阳吧。

父亲一语成谶,女儿的确如他所愿,一生向着太阳,就像向日葵一样,经历再大的风雨始终腰杆直立不畏缩,最终结出一个沉甸甸的花盘。

21岁那年,王向阳走出大山,成了当时胜利油田物探公司食堂的一名员工。她开朗、快乐、爱说话,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走路常带着风。

但是灾难,像躲在命运背后的一只无形黑手,毫无征兆突然就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向阳,成了那个不幸的人——一次意外,造成右手终身残疾。

病房窗外的天空阴沉沉的,乌云郁积了多日,正酝酿一场久违的雨水。多久没下雨了?向阳努力回忆最近一次降雨。她突然想到洛宁的大山,想到大山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爹娘,还有一大片焦渴得萎靡不振的玉米棵子。爹娘的日子够苦了,怎忍心在苦日子里再添一把盐。向阳哆嗦着嘴唇,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

痛苦而漫长的康复训练开始了。每天,向阳要戴上拉筋用的五个手指套环学拿东西,像婴儿一样重新开始。每一

个简单的提、拉、握的动作,要练上十次百次,直到疼得满头大汗才停手。

书写,是人类最动人的抒发情感的方式。向阳要写字,要记录每一处从黑暗里挣脱,从欲火中重生的细节和感受。最初一段时间,原本可以写一手漂亮小楷的向阳看着笔下陌生的“字”心里很难受,把笔和本子放在枕边,每天练习,用十指连心的疼痛迫使自己赶快好起来。

两个月后向阳出院了。看着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床铺,读着向阳一笔一画写下的字,护士们笑着笑着就哭了。“向阳,好姑娘,要加油啊。”她们抱着她,用力拍着她的后背。

8个月,向阳重返工作岗位。同事们发现,走路带风的姑娘不爱说话了。每天早、中、晚饭点上,公司近千人涌进食堂。食品花样多,价格不等,不爱说话的向阳爱算账,有时比班长摁计算器的速度还快,分毫不差。

命运总是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再打开一扇窗,爱算账的向阳进了食堂财务部当出纳。一头雾水的她什么都不懂,但什么都想弄懂,于是从最基础的《会计基础知识》入手,开始了漫长而枯燥的自学之路,这一学就是30年。

1998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向阳报名参加公司技术比武,和科班出身的财会人员同台竞技。同事们都替她捏把汗。向阳嘴上不说啥,暗地里攒劲儿,工

作尽量在白天完成,把全部夜晚和周末留给备战。

《经济法》《会计实务》《成本会计》《经济管理》四本书每本360页左右,加起来有1440多页,向阳用一个半月啃了5遍,一共学习了7200多页会计知识,平均每天要吃透160页内容。整个备战期,共用掉15支圆珠笔,16本练习簿。

8月下旬,技术比武现场的气氛如天气一样火热,50支笔摩擦试卷的“沙沙”声清晰而急切。一连两天,越比向阳心里越透亮。果然,第三天放榜“王向阳”三个字赫然榜首。披绶带、戴红花,手捧奖杯站上领奖台,真像一场梦啊。可深夜伏案的身影,凌晨笔尖的摩擦,唤醒启明星的背诵,却是那么清晰而真切,让她一想起来就浑身充满力量。

一次成功也许带有偶然性,和大多数数人一样,向阳也这么想,于是她又参加了1999年和2000年的技术比武。“三连冠”的骄人成绩一下把向阳推到无可争议的位置,她是物探公司技术比武史上的一个传奇。

3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王向阳早已是公司财务部门主任,管理着公司旗下四个厂和一个子公司的财务工作。2021年秋天,山东省税务厅来公司调研,对他们的财务工作称赞有加。临别时,看着向阳伸出的五级伤残的右手,调研组长先是一愣,然后双手握住了它。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散文

声声蛙鸣入梦来

汪 睿

“蛙鸣蒲叶下,鱼入稻花中”。一场大雨洗去了连日的闷热,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清晨打开窗户,隐隐传来声声蛙鸣,儿时的记忆涌上心头。

小时候,最喜欢去外婆家。外婆家后面有一片池塘,每到夏夜,蛙声四起,打破了夜的静谧。我们一群小孩子,围坐在老树下乘凉,边听着蛙声,边吃着西瓜闲聊,好不惬意。

对于青蛙我有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儿时的一部关于青蛙的动画片,记忆犹新。从小老师就告诉我,青蛙是庄稼的保护神。它不光吃蚊子、苍蝇,还捕食蛾子等农业害虫,因此我们要好好保护它。在儿时,我也总爱拍手唱那首关于青蛙的歌谣:小青蛙,呱呱呱,专吃害虫人人夸……

我的家乡江汉平原,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池塘片片、河湖纵横,景色宜人,为青蛙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地。每年谷雨过后,天气渐渐热了起来,青蛙的叫声也开始响亮起来。特别是夏日夜晚,天空挂着一轮明月,银白色的光辉从浩渺的天空中洒落下来,沐浴着周围的一切。虫叫蛙鸣此起彼伏,简直就像在弹奏着一曲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雄浑激昂。或许,在这样的氛围中,才能体会到“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真正含义。

我童年里“丰年”的概念是模糊的。春秋秋收,周而复始,年复一年,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像老驴转磨。唯有虫鸣蛙唱,从淡淡的乡愁里长出了生气。那个瘦小的寡言少语的孩子,总喜欢用心聆听蛙鸣,用不成熟的梦编织未来……

当年蛙声阵阵的去处,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当怀旧情愫被美好的生活嬗变所冲淡时,就会萌生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有怅然,也有庆幸;有失落,更有获得。此刻,蛙声阵阵,亦如当年。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